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圓夢 第二十二回 老客談心露洋弊 中丞赴任論官常

卻說蓉仙方在上三桌應酬，未及下三席，忽聽鼓響，忙把蓉轎一拂，香雲過處，早又芳筵酒滿。大家吃了一回，蓉仙方問紫鵲道：「你的小公子好麼？」紫鵲道：「也罷了。」蓉仙歎道：「像你與鶯妹妹，實在算得忠臣，怪不得守來也有今日。我倒也想做個忠臣，可惜沒有那主兒。」玉釧道：「罷啦！仙人不做，做奴才。」蓉仙道：「我不是奴才出身，怎麼被人攆到破屋裡去？」因用手指著道：「若二爺有如今身分，我也和芳妹妹、五妹妹一樣，不倒霉了。」因歎氣向玉釧道：「妹妹，你姊妹重逢不遠了。」玉釧道：「我姊姊死也死久了，重逢什麼？」蓉仙道：「正惟死得久了，才能重逢；若日子不久，不要說我，就鴛鴦姊姊呢，雖做了琴姑娘相知，到底可惜了一頭烏黑的頭髮。」芳官因說頭髮，便問道：「這話怎講？」蓉仙道：「日後自知，不必細問。倒是妙師父有一個錦囊，命交付你和五妹妹，等我交給你罷。」說罷，便交令收執。又向四兒道：「妹妹，你這一席全靠貌似虎賁，你將來學生時，得分一個與我。」寶玉道：「晴妹妹，你果要時，不拘誰生？我先給你。」蓉仙道：「還有一說，妹妹這名字不好，我意改作『絳霞』，不隱然就是晴雯了？」寶玉等都說：「好。」香雲過處，已上點心。晴雯便道：「我且失陪，下去走走。」

下來看時，只見廊下四席：東邊兩席，已嫁的琥珀為始，麝月、秋紋、雪雁、傻大姐，到豐兒止，共八人；西邊兩席，未嫁的自侍書始，到小紅止，也是八人。蓉仙便一一敘舊勸酒。

到了麝月，想起那年撕扇子的事來，便道：「姊姊，人生如夢。

那裡知道，你如今『紈扇秋風』了。」麝月道：「若說起前事，實是二奶奶過失。他總說道：『窮了養不起』，打發襲人後，便把我們逐漸配人，只留鶯兒。到如今我們要進來也無顏了。」

蓉仙道：「到底也在各人，像芳妹妹、婉妹妹這樣，還怕誰？」

又挨次勸到傻大姐，便笑道：「妹妹，你如今有了妹夫了，見過世面，見了東西，不要大驚小怪葬送人。」隨到右邊來勸。見了翠螺，便笑道：「妹妹，你如今該知陰陽了。」直至小紅，因舊時同院，便問：「你如今在那裡？」小紅道：「我本在天津，因巧姑娘沒人，要我來的。」蓉仙也勸了一杯，復來入席。見滿座寂然，便道：「怎麼樣？酒都不吃？寶二爺，看來要出一個令才好！」一句話提醒了寶玉，道：「不錯呀！你顯些仙術才好暢飲。」

大家合詞公懇，蓉仙道：「如此，放肆了！」把手一招，來了十六隻五色仙禽銜著金杯，向各人面前放下；晃身一變，變做十六個美女：八個奏樂，八個唱歌。——歌的是，林黛玉《桃花詞》。唱完了又變了仙禽，銜著杯向各人口邊送，大家只得吃了，那仙禽拍翅飛去。蓉仙便向巧姐道：「我剛才看見小紅這丫頭倒有些福氣。——芸香奕葉繼清風，恐在此人。姑娘，你留意著些！」巧姐忙忙答應。那時菜已過半，蓉仙把手一招，又只見來了十六隻蝴蝶，各銜玉杯送上後，恰變做十六個嬰童，連袂唱寶玉的《翠雲裘》一調，低聲曼度，真個銷魂。

唱完一樣索幹才去，大家都有酒意。

忽見來了一大蝶，大如團扇，飛來飛去。蓉仙道：「奇了？這是太常寺老蝶，聖上都見過的，來此必有緣故！」因道：「老道，你來為什麼？」只見那老蝶飛了一陣，向寶琴身上一撲而去。大家詫異，便紛紛告醉。蓉仙道：「既承光降，沒有主人不手奉一杯之理。」把手一招，飛來六十四朵芙蓉花：四朵抬著一杯，都像那年劉姥姥吃的黃楊竹根挖的這樣大。大家連忙告止。那花偏作怪，兩朵捧著杯，兩朵啟開齒，把這杯酒一個個灌下去了。那時眾人一齊天旋地轉，伏椅的、隱几的，都呼呼睡去。還是寶玉記念上朝醒來，看時天已黎明，桌上十四人都尚未醒，忙推醒了林、薛二人，自己匆匆去了。郡主等方挨次叫醒，滿口酒香。仙蹤何處？忙去閣上謝時，仍舊樓館秋風了。

卻說寶玉進朝，早已百僚濟濟。北靜王一見，便道：「恭喜妹夫！已有旨放浙江撫台了。但只怕就要去呢！」寶玉聽了，忙到宮門謝恩，即刻召見說：「浙江素稱善地，但近來浙東洋匪、浙西漕務，辦理總不妥當。你是國家親臣，特教你去，務要剔弊除奸。至軍旅雖非爾所長，但前在天津辦理甚善。爾去時，如要武將佐理，可保舉來。」寶玉就保舉了周震夏、柳相蓮。聖旨：「知道了。」退出來，趕到家中，先向賈政夫婦磕了頭；然後大家道喜，商量同去的人。

王夫人道：「老爺在朝，我是不能去的。你們夫婦一起去也要得；但是寶丫頭，——你丈母有病，他要留京侍奉，他不去；鶯兒是不去的；玉釧又重身，竟留下這三人，餘多跟著郡主去，不必多讓。」於是趁天氣尚暖，定於廿二起程；郡主廿四起程。

恰好湘雲來賀喜，因說他哥史節現任湖守，意欲叫解元趁老師便，去打個抽豐來做會試盤費。黛玉道：「這斷不可行！

你妹夫正要用工，倒叫他三四千里地的跑麼？不如你去，自家兄長說說苦衷，自然盡力幫幫。」湘雲道：「說起來氣死人！我原要去的了，你這門生能當家麼？」黛玉道：「這個容易！

薛家姪兒本要請先生教他；況巧姐說起，明年周親家要將他姑爺送在我們這裡唸書，廣廣見識；竟將你妹夫請來課讀，彼此有益。連家也不必當了，豈不更好？」王夫人等都說：「極是！」湘雲大喜，就回家收拾。起行前五日，梅姑爺升了太常卿，應了老道這一撲；周姑爺也奉旨放了杭州副將軍，探春趕著同走。臨行餞別，不必細表。

單說寶玉一路馳驛，到了鎮江。寶玉見過官後，就打轎到常鎮道署中。先到岫煙裡邊說了會家常話，郎舅至親，別無他客，隨即開筵唱戲。內中一個小旦，丰韻頗佳。寶玉問：「叫什麼名字。」薛蝌道：「混名『賽潘安』。」因命他上來勸酒，寶玉扯他手，問道：「你姓什麼？多少年紀？」他道：「小的姓蔣，叫瑤官，今年十五。」寶玉心動，便問：「京師有個蔣琪官，是你甚人？」他道：「是堂兄。」因問他：「在班裡多少一年？」瑤官道：「只四十金一年。現在因行頭主淘氣，即日要散；散後還得另尋頭腦。」寶玉聽了大喜道：「如此，大妙！你今日就做了我跟班，我自看顧你。至管班，我囑薛大老爺替他說便了。」瑤官忙磕頭謝了。薛蝌就傳管班來，吩咐兩位大人的話，誰敢不依？瑤官隨即跟下船去。

那日，過了蘇關，寶玉知是他家鄉，便叫他叫一快船，將行李下了，隨即和包勇及他下船，趕緊開船；隨命焙茗在大船答應，只說有病。那船行不多時，已到虎丘。見有三四號浙無旗號的船，寶玉問：「是誰？」回說：「本衙門的先生。」寶玉一笑過去了。到了胥門碼頭，因已得無錫知會，張燈掛彩，十分熱鬧。寶玉吩咐：「不許停船！」過了平望，到浙江境上。探船尤多，總只回報他：「不知道。」一抵杉青閘，不特官員不少，連那站圍的兵已來了許多。寶玉總令贖行，到雙橋才折過長安鎮來。

寶玉本要察洋米私弊，無如全沒抓拿，只得叫包勇押船過壩；自己和蔣瑤上岸閒逛。見一臨河酒店，還有兩盆殘菊，鋪設精雅，便進去坐了。走堂暖一壺十月白，並芹菜、海蜇、腐乾、青豆四色酒菜來。寶玉只一人獨酌，忽又來了二人，一老一少。少的道：「阿爹且吃一碗。」老的道：「怎好叨攬？」因說：「二弟今年如何？」少的道：「上半年很不好。此刻洋禁開了，寧波大袋客人來得不少，很沾光幾個錢。」老的道：「正是。那寧波大袋客人究竟怎樣的？」少的道：「這就是洋米了。他們一袋有石五斗，只將正數銷在本地，餘的都在半路販出洋去。每石要十二塊錢，該多少呢？現在怕新來的大人疙瘩，趕緊買賣兩日，差不多有二千擔。大約明晚，——關上說明總得出去的。」寶玉聽了，即刻還了酒錢。就開到臨平，又說封關，給了他三百文錢才開。次早到東新關，一樣要錢才開。

寶二爺一肚子氣，進城到了萬安橋，遇著好些糞船，叫他讓，他偏不讓，當頭撞來，將船撞了一個洞，溜進水來。連忙一面停住，一面叫一乘轎子上岸。

因杭州府是同年，就將別號寫了一個「賈硬峰」三字的京片，到府裡去拜會。號房傳進去，門上道：「今日不得見，要接大

人。」寶玉道：「你去說，見了我，就不必接大人了。」號房又回進去，門上爺們道：「這是呆子。」將貼桌上一擱，也不進去回；也不出來覆。寶玉左等右等，十分焦急，忽見一乘四轎飛也似的來到大堂，打千住著說：「湖州府史大老爺拜會！」寶玉看時，正是史節，便叫道：「表兄，我在這裡！」史節伸出頭一看，見是寶玉，忙跳下轎來，打千道：「大人幾時來的？」寶玉道：「我來了半天，要見見我們莊同年，他不肯見，怎樣呢？」史節道：「這還了得！」回頭對跟班說：

「快告訴莊大老爺，撫台大人到了。」一句話，那杭州府裡的人多唬得魂失魄。莊太守趕忙來接，寶玉一言不發，拉著史太守往裡面走，到花廳炕上南面坐下了。

莊、史二守上來稟參，寶玉雙手將史節扶住，故意問道：

「這位是誰？」史節回道：「是莊知府。」寶玉冷笑道：「這是同年了，怎麼像不認識的一樣呢？」莊公知話中有緣故，忙磕頭道：「卑府糊塗，該死！」寶玉道：「也不至此。」那時司道以下稟見不知多少，寶玉一一見過，方坐下對史節道：「我們窮京官出身，京官排場我知道，客來必見，見了必回拜。

一放了外任，有了屬員，打千、回話、送迎、隨便居移，氣養移體，一日大一日了。見了故交來，又要迎送，又要應酬。貼子未上，眉頭先皺。這一皺，爺們就得主意了，——十來九空，只顧糊弄過去。我們這種人家不做官，就做客，——一般燈燭兩般風。有了地位，本應照應；即便勢有不能，不妨見了面細商。何必遇客頭如繁呢？」說到這裡，司道都站起道：「大人教訓極是！」寶玉又道：「那些懶牛罷了。又有一種，自詡吏才能乾。那知案情據實辦理，本是不難，無如又要顧恤屬員處分；又要恐怕犯屬上腔，費盡心機，方改來十分光。其實左改右改，光一分，欺聖上一分，豈不可笑？又一種裝雅的——下低棋、寫怪字、胡猜字畫，招幾個後生小子在衙齋塌，化他幾兩銀子，叫他歌功頌德，居然風雅總持。舊交宿學來，既怕獻他底裡；又怕責他禮數，索性借端謝絕了。這樣人——『打三義閣前過，只怕青龍刀要響』呢？」

寶玉正說得高興，抬頭見焙茗、包勇都站在旁邊，便問道：

「行李都來了麼？」道：「都來了。請爺示下，撿幾時上任？」